

狩猎游戏

M.A. Bennett

[英] M.A. 本内特

著

叶家晋 译



非外借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 BOOKY

S.

M.A. Bennett

T.

狩猎游戏

A.

[英] M.A. 本内特 著

G.

叶家晋 译

S.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T.A.G.S. by M. A. Bennett

Copyright© Marina Fiorato 2017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S.T.A.G.S. by Hot Key Books, an imprint of Bonnier Zaffre, London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2018-3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狩猎游戏 /（英）M.A. 本内特（M. A. Bennett）著；
叶家晋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2

书名原文：S.T.A.G.S.

ISBN 978-7-5404-9486-5

I. ①狩… II. ①M…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3406 号

上架建议：畅销·外国文学

SHOULIE YOUXI

狩猎游戏

作者：〔英〕M. A. 本内特

译者：叶家晋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制：吴文娟

策划编辑：许韩茹

特约编辑：包玥

版权支持：辛艳

营销支持：徐燧

封面设计：一亩幻想

版式设计：梁秋晨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5mm×1270mm 1/32

字 数：205 千字

印 张：10.5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9486-5

定 价：4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献给康拉德和鲁比，不论是作为中世纪骑士，
还是作为野蛮人，他们都恰到好处

“逐鹿至巢。”

《狩猎大师》——诺维奇的爱德华^①，1373年

① 英国历史上第二位约克郡公爵，《狩猎大师》是他于1400年前后写就的古英语著作。

目录

C O N T E N T S

Part 1

1 初入 STAGS

Part 2

53 打猎

Part 3

141 射击

Part 4

219 钓鱼

Part 5

279 再回 STAGS

Epilogue

317 一年后

327 致谢



/ Part 1 /

初入 STAGS

狩 猎 游 戏

第一章

我想，我可能是个杀人犯吧。

但我并没有故意杀人，我想那应该算过失杀人，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是一个“过失杀人犯”，虽然我觉得这算不上一个词。拿到牡鹿学园^①的奖学金时，我那年老的女校长跟我说：“你会成为那所学校里最聪明的学生，葛丽尔·麦克唐纳。”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至少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过失杀人犯”。

为了不让你对我完全失去同情心，我得先在这儿把话说明白，我没有亲手杀人。我们是一伙人。我不过是促成了死亡，但那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若要说我是个杀人犯，那我也应该是像猎狐者那

① 圣艾丹学校 (St. Aidan the Great School) 的缩写 “Stags” 在英文中意为 “牡鹿”。

样的“杀人犯”——他们成群结队地打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狐狸的死都负有责任。没人知道是哪条狗把狐狸撕成了碎片，但所有的狗，以及所有穿着漂亮红色大衣的骑手，都是其中一分子。

我刚刚暴露了自己的出身。你发现了吗？我刚刚提到的大衣——那些上流人士出去打猎时穿的大衣——应该是粉色，而不是红色；准确的说法是狩猎粉。那些狗也不是普通的狗，是猎犬。

每次我一开口，别人就能看穿我的出身。葛丽尔·麦克唐纳，那个“格格不入的女孩”。你瞧，都怪我这北方口音。我在曼彻斯特出生、长大，在比尤利帕克综合中学就读，直至今年夏天。在那两个地方，我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可自从我拿着奖学金来到牡鹿学园，我就开始变得格格不入了。

我得和你说说牡鹿学园，我现在才意识到，那所学校和“谋杀”这事息息相关。牡鹿学园的全称是“圣艾丹学校”。说它是全英国最古老的学校，一点都不夸张。在比尤利帕克综合中学，所有建筑都是一九八〇年后建成的，可牡鹿学园里面最古老的那座教堂，建成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六八三年，教堂里还画满了壁画。壁画。比尤利帕克中学里只有涂鸦。

圣艾丹学校始建于七世纪，建造者就是圣艾丹本人。在教会尊他为圣人之前，他只是个在北英格兰四处游荡的普普通通的老修士，向所有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讲基督教。有一天，估计是走累了吧，他建了所学校，这样他就能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宣讲基督教。或许你

以为，他是因为到处给人宣讲基督教才被称为圣人的，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要想成为圣人，你得先创造神迹。艾丹创造的神迹是，他将一头被猎人追捕的牡鹿隐身了，让这头鹿逃过一劫。这么一来，牡鹿便成了艾丹的象征，同时也成了学校的校徽。接到学校邀请我去面试的来信时，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信纸最上方的那一对鹿角，看起来就像洒在信纸上的两滴黑色锯齿状泪珠。

我第一次看到圣艾丹学校是去那里面试的时候。那是仲冬时节一个晴天，田野上覆满了闪闪发光的冰霜和狭长浅淡的阴影。老爸开着他那辆车龄十年的迷你库柏，载着我驶进学校大门，穿过葱翠的草地，开上一条长长的车道。老爸把车停在车道尽头，我俩走下车，贪婪地四处张望。我们从曼彻斯特开到诺森伯兰郡，一路上也算是见了不少优美如画的风光，但这里的风景尤为出色。我们面前是一座华丽而巨大的中世纪庄园，前有类似护城河的小溪，入口处还有一座小桥。它看起来根本不像可怕的邪教的总部，但它确实是。如果那时我仔细观察，唯一的线索或许就是挂在大门上的那对鹿角。

“《同窗之爱》^①。”我颤抖着说道。

① 英国电影，1984 年上映，讲述了就读于伊顿公学的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年盖伊·本尼特和他的情人及友人的故事。

老爸没有点头，也没有小声说“再说一遍”。他说：“《如果》^①。”

我爸是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除了自己拍的那类自然纪录片，他还喜欢看各种电影。我们一起看过许多电影，从副标题晦涩难懂的片子到新上映的愚蠢至极的大片，应有尽有。他甚至还给我取了一个和黑白电影时代的影星葛丽尔·嘉逊一样的名字。老爸出去旅游或者夜拍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看电影，只为赶上他领先了我三十年的观影史。我们俩常常玩这个游戏：如果面前的某样东西让我们想起一部电影，我们就要把那部电影的名字大声说出来，接着另一个人要说出拥有相同主题的其他电影的名字。现在我们说的电影，故事都发生在私立学校。“还没完呢，”他说道，“《操行零分》^②。”

“哎哟，我的天，^③”我说道，“竟然用法国电影。这是跟我动真格的啊。”我努力思考着。“《哈利·波特》第一部到第八部，”我说，声音有些颤抖，“这要算八分。”

老爸显然听出我有些紧张。他知道的电影超级多，要把我斩于马下根本不是事，但他肯定觉得今天还是让我赢一把比较好。“行吧，”

① 英国电影，1968 年上映，讲述了青年米克·特拉维斯在英格兰一所老旧的寄宿学校带领低年级学生反抗来自高年级学生和校方压迫的故事。

② 法国喜剧短片，1933 年上映，讲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学生在校庆之日当着嘉宾们的面肆意狂欢，反抗牢笼般的学校的故事。

③ 原文为法语。

老爸冲我歪嘴一笑，说道，“算你赢。”他抬头望向宏伟的大门，以及门上那对鹿角。“让咱们把这件事搞定吧。”

我们确实搞定了。我参加了面试，接着参加笔试，然后我就被录取了。八个月后，秋季学期来临，我以一名第六学级^①学生的身份穿过鹿角下的大门，走进了学校。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在牡鹿学园里，鹿角可以说是一件要郑重以待的东西。学校里每一堵墙上都挂着鹿角。校徽上也有一头牡鹿，下面绣着一行字“Festina Lente”。（不，其实我当时也看不懂；这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欲速则不达”。）我之前提到过的教堂壁画描绘了“有如神迹的”追捕牡鹿的场景。画中，圣艾丹让牡鹿隐身了。教堂里还有一扇非常古老的彩色玻璃窗，玻璃上画着圣艾丹对一头神色紧张的牡鹿竖起一根手指，仿佛在让它噤声。我经常盯着那些壁画和窗户看，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教堂，简直无聊透顶。

除了无聊，教堂里还非常冷。只有在教堂里，我才乐意穿着校服。校服是一件厚重的都铎式黑色长大衣，能盖住膝盖，衣服前面还钉着镀金纽扣。我们要在脖子上打一个白色教士领结，腰上还要系一条细长的鹿皮皮带，必须用特殊的手法打结。大衣下，我们要

① 英国中等学校的最高年级，学生年龄在16—18岁之间，准备参加英国高级证书课程考试。

穿一双鲜红如动脉血的亮红色长袜。这样的打扮可以说是十分愚蠢，但至少它能让你在诺森伯兰郡的边缘地区保持温暖。

估计你也想象得到，牡鹿学园是一所非常宗教化的学校。我和老爸完全不信教，但我们在申请表上略去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可能还给校方留下了经常去教堂的特别印象。因为我那时真的想去那里上学。老爸打算出国待上将近两年，帮 BBC 拍一部野生动物纪录片，如果不去牡鹿学园，我就得跟卡伦阿姨住在一起，相信我，我一点都不想和她住在一起。比尤利的那位女校长认为我有能力拿到牡鹿学园的奖学金，结果真让她说对了。我碰巧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这大概有百益而无一害吧。我就是靠着它通过入学考试的。但如果我当时知道那个秋季期中假^①会发生什么，我就不会那么拼命了。我会乖乖地去和卡伦阿姨住在一起。

除了要没完没了地去教堂，STAGS 和普通学校相比还有很多不同。首先，他们把秋季学期称作“米迦勒”，把春季学期称作“希拉里”，把夏季学期称作“圣三一”。^②而且，我们不叫老师“小姐”或者“先

① 英国学校的一种假期，时长约一个星期，相当于国内学生期中考试期间让学生稍微休息。

② 这是英国一部分中学和大学常用的学期名称。米迦勒学期一般是 9 月到 12 月，是一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其名称源于基督教纪念天使长米迦勒的米迦勒节；希拉里学期一般是 1 月到 3 月，其名称源于基督教节日普瓦图的圣希拉里节；圣三一学期一般是 4 月到 6 月，是一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其名称源于基督教教义中的“三位一体”概念。

生”，而是叫“修士”。所以，我们的班主任怀特瑞德先生被叫作怀特瑞德修士；更奇怪的是，我们要叫我们学院的女院长（皮特里小姐）皮特里修士。我在面试时见到的那位和蔼可亲得跟个圣诞老人似的校长则被称作“院长”。如果这些还不够奇怪的话，修士们会像修道士那样在外套上罩一件古怪的长袍，腰上还要系一条绳子。许多修士以前都是这里的学生，经常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他们在牡鹿学园的日子（学校的名称和现在完全一样——牡鹿学园实在太古老了，如果有什么东西变了，我反而会惊讶）。修士们自己也已经很老了，我猜他们都有六十多岁。毫无疑问，他们的教学经验很丰富，但我怀疑，学校雇用他们就是为了确保学生们绝对不会喜欢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你在网上读到的那些师生恋的故事，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发生。

除此之外，牡鹿学园的体育运动也很奇怪。我们不玩像无挡板篮球^①、曲棍球或者足球那种普通的运动项目，而是会在运动场外的都铎式木质球场里打墙手球^②和室内网球。运动场被称为“比德之作”，它宽大无比，但只用来进行橄榄球（我指的是“英式橄榄球”）和长曲棍球比赛，而不会进行其他任何像田径运动那样的标准体育项目的比赛。STAGS有自己的剧院，但剧院里没有华丽的灯饰或布景。那是一个忠实还原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剧场，里面点着蜡烛。蜡烛。

① 流行于英国等国家的一种女子篮球。

② 用手对墙击球的一种游戏，起源于16世纪的爱尔兰。

我们不学德语和法语，而是学拉丁语和希腊语。这里的食物相当不错，和普通学校有天壤之别。说它是珍馐都不为过——你要到上好的酒店才能吃得到我们这里的美食，比尤利帕克的那些残羹剩菜根本没法比。给我们上菜的是当地村庄的妇女，她们看起来人很好，却被学生们起了“晚餐袋”的外号。但你应该猜得到，牡鹿学园和普通学校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来这里上学要花一大笔钱。牡鹿学园学生的父母都是心甘情愿掏腰包的，而我没花多大力气就弄清楚了那些父母是为了什么掏腰包。他们把钱给学校，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肝小宝贝去享受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剧院，或者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游泳池，或者这里美不胜收、令人目瞪口呆的风景。他们给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在最开始的一千年里，牡鹿学园有四间学院：洪诺留、比德、奥斯瓦尔德和波莱纳斯。几十年前，学校开始接收女生，于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女子学院，名为莱特富特。录取通知上说，莱特富特学院的宿舍是一栋比较“现代”的建筑，所以刚来时，我还期待能看到松木、玻璃和中央供暖系统。结果，莱特富特的建筑是一五五〇年建成的，整座大楼都装着菱形窗格的玻璃窗以及看得人眼晕的螺旋烟囱。很明显，在牡鹿学园，一五五〇年已经算得上“现代”了。

我的宿舍位于三楼，在一条镶有护墙板的都铎式走廊尽头。推开厚重的橡木门，里面倒是挺现代的。房间里有刨花板家具、办公

室风格的蓝色地毯，还有一个比我早到的女孩。我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置身于电影里的人物，这是个很难改掉的习惯。如果把我和我室友的初次见面写成电影剧本，就会变成这样：

葛丽尔（微笑着）：我叫葛丽尔。你是？

葛丽尔的室友抬起头，高傲地把她从头至脚打量了一番。

室友（翻了个白眼）：耶稣啊。

第一次见面之后，我总会在心里叫她“耶稣”，这能让我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能让我笑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真名叫贝卡。她是一个爱马爱得如痴如醉的女孩，墙上挂满了她的小马的照片，和我在墙上挂老爸的照片差不多。或许，她对她的马儿的思念和我对老爸的思念一样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分故事里，那基本上可以算是对话了。尽管后面还会有很多对话，但令人伤心的是，在上半学期，没人愿意和我说话，除了老师在课堂上会问我问题；“晚餐袋”们则会问我：“要薯片还是土豆泥，姑娘？”（她们的口音会让我想家。）我的学习小组里还有一个叫沙芬的学生，会时不时向我咕哝一些类似“硝酸盐的热稳定性与碳酸盐的趋势相同”的话。

尽管“耶稣”和我同住一间屋，但直到学期过去一大半，她都没怎么和我说过话。而她之所以开始和我说话，只是因为我拿到了